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年第2期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o.2 2003
(第2卷) (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2)

# 华南民居的“生态群落”与美学思考

谭元亨

(华南理工大学 人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0)

摘 要:华南民居,可以推出三大代表,一是客家土楼、围龙屋;二是广州的西关大屋;三是五邑的开平碉楼。它们分别出现在华南的山地、三角洲与海滨,呈示一种“生态群落”的状况,由于各个民系的文化、风俗及价值观不同,加上受西方文化的影响程度不一,故各种民居的审美情趣、环境理想,也很是迥异,从而令华南民居在生态、审美上呈示出落差而又自成系统。

关键词:华南民居;生态群落;美学思考

中图分类号:J59;B83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202(2003)02-0082-06

## 一

以“岭南民居建筑”来称呼华南民居,是有历史渊源的。早在西汉司马迁《史记.张耳陈馀列传》中,便有“北有长城之役,南有五岭之戍……”一语。“五岭”者,即南岭也。唐代《史记索隐》称“大庾、始安、临贺、桂阳、揭阳,斯五岭。”因五岭于中国南部,故称南岭;而五岭之南,则称之“岭南”,同样出自《史记》另一篇《货殖列传》:“领南、沙北”,即岭南,漠北;领、岭,古语通用。后人亦有称“峤南”、“岭表”,峤,岭亦相通,亦有连用为“岭峤”,甚至用“岭海”,指岭南北靠五岭,南临大海。

中国人对岭南一词耳熟能详,毋须多加解释。但对外国人来说,岭者何岭,则费口舌,无论是方位、地域,都不甚了了,不如索性用“华南”一语,更为明确与直观,不会引起歧义,易为国际上所理解。故本文用“华南民居建筑”一词以统称之。

中国民居,建筑界已有过各种划分,这里就不重复了。由于华南的自然环境的不同,加上人文历史传统也不大一样,因此,华南民居,当是自成系统的,有自身形成的独特的生态群落,更有相当迥异的审美特征。关于后者,早在两个世纪前,多次来中国考察的德国地理学家利希霍芬,在其1877年所著的《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一书中,其“广东人”词条上便有:

在广东,居住和杂居着语言、相貌、肤色、地位千差万别的不同种族。广州及其附近的开化种族,在所有的智能、企业精神、美术情趣方面优于其他所有的中国人。[1]

当然,他是以西方审美情趣作参照得出上述评价的,我们未必完全予以认可。但至少说明,由于近代西风日渐,对广东人的美学观念影响至深。

本文拟就:1、生态群落;2、美学思考两大方面,或者合起来,从生态美学上,来考察华南的民居建筑与当代生活方式。

从自然环境而言,华南处于北回归线的两侧,北回归线正贯穿其中,有人称,珠江流域(主要是华南)是北回归线上几乎唯一的绿洲,其它凡为北回归线贯穿处,大都为沙漠,甚至是世界上最大的沙漠。地理学家司徒尚纪则称:“岭南(可泛指华南——作者注)跨热带、亚热带和赤道带,加上地形影响,又兼具寒带、温带、亚热带和热带等垂直地带性特点,形成水平和垂直两个方向上复杂的地理环境,水、土、光、热、生物等资源极其丰富,为人类驯化生物、捕捞水产,创造物质文明提供

收稿日期:2003-05-22

作者简介:谭元亨(1948-),男,华南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学.

强大的基础,也为外来居民对环境感知、适应提供多种选择余地。”[2]

这一段话,事实上对岭南民居为何因自然地理环境而自成系统,提供了相当充分的说明。作为岭南的北部,是多山地带,“风雪几曾渡梅关”,自古以来,一过五岭,几乎就很少有下雪的机会。所以,北部山区的生态环境,与南部沿海,其差别相当之大。而北回归线贯穿的中部,因为受海洋季风的影响,雨水较多,所以不为“回归沙漠带”所影响,反而生态环境相当良好,尤其是北回归线附近的东樵山(即罗浮山)、西樵山、鼎湖山等,植被极佳,森林茂密,飞瀑处处,各种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蔚为奇观,被视为“北回归线上的绿色奇迹”。往南,则是有名的珠江三角洲,水网纵横,是有名的水乡;而到了海边,更是自古以来的渔业基地,尤其是海上运输与贸易相当发达,地理自然环境就更不一样了。应当说,愈往南,从山地、平原到海滨,华南的整个生态环境,呈梯度变化,一级一级跌落,对不同族群的影响,也同样会发生“落差”,尤其是作为主要的生活方式——民居,更是如此。

而从人文环境而言,其文化的落差,甚至更为显著,换句话说,作为“第二自然”的历史社会生态,更各自迥异。

粤北山区,尤其是闽粤赣“客家大本营”所在的山区,即从粤东至粤北,乃至桂东的山地,主要是客家民系的“新垦地”。说“新”只是相对而言,早在唐代,粤北已有孔林书院,儒家文化影响至深。粤东历来被称之为“人文秀区”,是客家民系自古以来重教育、重伦理的结果。因为客家人主要是唐宋以来南迁的古汉族,负载有厚重的中原文化,重谱牒、重祖训,以郡望自矜,祠堂、书院,每每合二为一,遍及整个客属地。中原文化,强调几世同堂,客家人也同样好聚族而居,敬老尊贤,崇尚文化,好讲义气。而较早来到珠江三角洲,主要是西江流域与广州周遭的广府民系,由于几千年来为海洋商业文明所影响,早早洗脚上田、弃仕经商,更不讲究几代同堂,父子分灶、兄弟分家,则已成风气,甚至几百年前便有了诸如“自梳女”、“不落家”的习俗,人的自主独立性较客家民系要强得多。由于商业的兴旺,广府人不好角逐权力,炫耀武功,反而喜欢比富,笑贫不笑娼。早在南汉国,广州成为“兴王府”,州城几重,离宫数以千百计,炫耀的正是“天子南库”的财力。结果,北方军队南下,当权者只认为,人家无非是看中了这里的财富,如果把兴王府付之一炬,无财富可言,北军也就不会来了。结果,一个比当年亚历山大港更为富丽堂皇的兴王府,竟被付之一炬,然而,北军仍然踏过这片焦土,一统天下。由此,可见广府人自古以来的一种思维定势,以财富当作一切事物的尺度。这一人文历史演变,无疑对广府民居产生深刻的影响。而在五邑,即广府次文化区,由于绝大部分人是珠玑巷南迁而来的,他们比原广府人迟来,又比客家人早到,所以,他们的人文环境,也就介乎广府人与客家人之间。但总的来说,作为广府人,也包括广府的五邑,受海洋商业文明影响要早,要深,不仅大批向外拓殖(客家人也在内),而且更为“西风日渐”所化,无论是生活方式、价值取向,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原文化,拉开了相当大的距离。所以,广府民居、五邑民居,也呈示出这种距离来。

## 二

民居,是人类最早、也是最大量的与生活方式密切相联系的建筑类型,同样,更是人类最元初的,也是最早持续发展的建筑类型。不同民族,或不同族群的民居形式,在相应的程度上,揭示出各自在不同时代与不同环境下生存、繁衍与发展的客观规律,也就是说,在不同时空下呈示出各自的选择。

因此,民居的形成、演绎,均反映了彼时、彼地的文化、经济、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有着其伦理、宗教、民俗的依据,从深层而言,则体现出其哲学、美学的观念。

华南民居的自成系统与梯级落差的呈示,无疑是一种“生态群落”的表现,仔细把味,不仅有规律可寻,而且可以发掘出丰富的生态美学的内涵来。

“生态群落”本是植物学上的用语,后来推广到人类学上,而民居本身,是人类生活方式的最重要一面,当同样可引入这一用语。好比垂直地带性气候影响下,山上是针叶林、落叶林,山下则是阔叶林、长青林。粤东、粤北山地的民居,与珠江三角洲乃至沿海的民居,也就自然产生“生态群落”,各具特色,反差极大。

我们先从山地、丘陵一带的客家民居说起。“无山不住客”,客家人到达华南较晚,唯有未开垦的山地可去,沿海肥沃、富饶的平原均早已被早到者占了。他们来自中原,有自己的传统习俗,却又得适应新地域的自然地理及人文环境。《宅经》中所称的:“宅以形势为身体,以泉水为血脉,以土坡为皮肉,以草木为毛发,以屋舍为衣服,以门户为冠带。”成了他们恪守的信条,从而创造了他们既沿袭中原模式,又有自己独创的聚居宅院式的土楼、方楼、圆楼、围龙屋,等等。

客家人凡到一地,必看风水,否则,是不会轻易落脚的。这一传统已经很久了。看好风水后,首先要做的,是先栽种“风水林”、“水口树”,因为风水林是龙脉上的毛发,而龙脉则是所依托的村落、家族的命脉,老百姓亦有称风水村为“围衣”的。看好风水、种好树,这才有大规模的住宅兴建。

同是客家民居,山地建筑,大都是巍峨的土楼、方楼、圆楼;而半山或丘陵上的建筑,则大多是围龙屋,这也呈示一种“生态群落”。土楼当更适应山地气候及地理环境。山区寒冷,土楼夯土厚墙,室内冬暖夏凉。围楼内部,有空间很大的庭院,不仅冬天可以充分地享受阳光,还可以在溽热之际,产生回廊风。此外山区人口稀少,耕地不多,盗患、械斗不绝,这一高墙深锁的围楼,当是一个家族最好的营造方式与聚居方式。

而到了丘陵地带,或山中盆地,围龙屋则成了首选的形式,相对而言,这里人口密集,天气湿热,且多风多雨,围龙屋的半开放、半防御性能便比较实用与突出了,建立在半坡斜面上的密集的半平面布局,及弓状的通道展开,春夏通风好,夏避热,冬御寒,靠坡向阳,厅堂、天井、廊巷,成有机的通风体系。

客家民居如此,广府民居则不一样了。

广府民居最典型的,当是在珠江三角洲上的中心城市,主要是广州、肇庆、佛山等。广州民居中,较集中、大量的,当是老城区西关,也就是著名的西关大屋。一般认为,它是传统的竹筒屋或直头屋发展而成,为单开间民居,由厨房、开井、厅、房组成。西关大屋比竹筒屋宽大,有更多的开间,内设多重小天井,室内有花窗及屏风,屋前屋后则有亭台、假山、水池、花榭等。大门为“三重门”,下面将详加阐释。

广府聚落民居,一般整齐划一,以“梳式”(亦称“耙齿式”)布局为主,南北排列成行,分别留出“火巷”,成为聚落内的通道。这种建筑的朝向、采光、通风良好,适应珠江三角洲的气候。华南著名建筑师夏昌世,曾就此提出“通风、隔热、遮阳”三原则,可以说是广府民居及建筑的学理依据,是从广府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的实际出发提出的,依此,我们可用来观照广府乃至华南的其它建筑。

及至五邑地区,临海地带,则以开平碉堡为代表。五邑被称之为广府次文化区,与广府相连却又有所差别。由于沿海海盗、土匪袭击,几百年不断,加上年年台风多次登陆,社会不宁,生态欠佳,这才出现“碉堡”这种特异的民居。其聚落特性,不仅按传统风水学选址布局,且讲究外观整齐划一,更强调内部的网络结构——即可聚可散;平日,碉楼各自独立,一有匪患,又可以互相联防,彼此照应,同仇敌忾。也就是说,它不同于客家土楼或围龙屋,一大家族或村落作一整体聚落,亦不同于广府的竹筒屋,各自为阵,自扫门前雪,而是介于两者之间,能散亦能聚。

综上述可归纳如下:

山区丘陵——客家土楼、围龙屋;

三角洲、平原——广府竹筒屋、西关大屋;

沿海地带——碉楼等;

仅此三大类,便可以看出相当明白的“生态群落”的层次来。

## 三

民居,当然是生活方式的呈示,但它不仅仅是“生态群落”,而且也体现所在民系的文化观念、环境理想与审美情趣,尤其是中华民族,人与自然的关系,自古以来,便是哲人们关注的热点。

来自中原的客家人,有着相对强烈的“天人合一”观念,如前所述,关于风水、关于风水林等,都是这一观念的体现。一如孔子所云:“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所以,客家人到了山区,都要刻意营造自然山水的良好环境,主客体统一,也就是“天人合一”。如今,不少研究者强调,诸如客家土楼(尤其是八角楼之类),则是“八卦”的样式;而围龙屋,其前边一定要有一个相应的半月型状的人工池塘,不仅仅是可以借水形成良好的循环调节系统,更重要的是,它与围龙屋本身,构成了传统的“太极图式”——这已上升到某种哲学的境界了。而这一图式,相信在生态学上也是极有学问的。

客家人的聚族而居,与他们的环境理想是相一致的。不少客家土楼或围龙屋内,都是三世同堂,四世同堂,甚至还有五世同堂的,这实际上是以一个土楼或一个围龙屋的民居形式,维系住一个古老的庞大的家族。过去,这些聚居中,不仅有家族制,还有“三老”,三老为尊,是不可悖逆的。可以说,客家这一类民居,气势阔大,作为家族制度的象征。人们不难发现,所有的这一类客家民居,都标以各种堂号,以郡望自矜,这些堂号,均可以追溯到远古的祖先,诸如李姓的“陇西堂”、张姓的“清河堂”、王姓的“三槐堂”、刘姓的“彭城堂”、朱姓的“沛国堂”、吴姓的“延陵堂”或“渤海堂”、陈姓的“颍川堂”、杨姓的“弘农堂”或“四知堂”、赵姓的“天水堂”、叶姓的“南阳堂”……等等,均说明了宗族地源的来源,同时,也在强调这个家族的历史文化之深厚——这与客家人重文习武的传统是紧密相连的。过去的辉煌,当是为激励日后的奋进。

而位于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广州的民居,则与客家民居大相迥异。毕竟,二者的文化背景大不一样,尤其是自古以来,广府的商品经济是比较发达的,其聚落选址可谓形式多样,而建筑模式更各具风格,在居住理想上,显然优于其他民系。

聚族而居的传统,在广府已很少见了,这在前边已提到过。广府人重独立性,重个人的私密性,其评价系统也相当商业化或量化。所谓“平、正、靓”是常用的口语。所以,民居一般单门独户,但布局相对自由。仍以西关大屋为例:它主要分布在广州的旧商业区,无疑受商业贸易影响要深,而且大都是商人的住宅,也含有官员在内。它展示的,自然是富贵,也有相应的文化品味,如内中的中西式家具、古玩、盆景之类,颇有大家气派。西关大屋,繁盛期恐以千计数,如今仍保存下来的,至少也有数百。西关大屋最具特色的,当是其“三重门”。

笔者曾为京珠高速公路进入广东段设计了一个题为“南大门”的景点,用的便是这“三重门”,设计阐释如下:

这“三重门”的妙处,则包涵有整个南中国文化多重特征在内,我们在这景观前徜徉,是必有联翩的想象。

在“三重门”中,朝外的第一重门,是吊扇门,这个门只有大半个人高,如果纯粹以功能的意义去衡量它,恐怕是“百无一用”,因为它随意便可以撞开,根本起不到阻挡的作用,然而,它却放在“第一位”,却意义非凡。说“非凡”,是它纯粹是作为一种装饰,谁也不指望它能起到防盗、防匪的作用,如以流行的“门”的意义来解读它,那它根本就不能称之为“门”了。

可这个吊扇门,却又是必不可少的门面,不少能工巧匠,都在它上边倾注了不少心血,并以此显示他的技艺。镂花、雕鸟、娴熟的、流畅的线条,每每让人惊叹——这是做的“细木”,是细木匠人的用武之地。因此,这扇门的意义,在于美观,迎合广东人的审美需求。在摆脱了功能超越了功能之后,方可以有美的发生,说门面也罢,或说别的什么,美,摆在了第一位,这意味着南国居住质量的升华,这只有在解决了功能问题——温饱与防护之后,方可考虑到的。难怪著名学者利希霍芬

称,广东人的审美意识是过人的。

如果说吊扇门还算作门,可以开合,并分两扇的话,那么,第二重门,则几乎没有了门的形态,它被叫做“趟栊”。

这是可以从左往右拉的一个“机关”。这个机关,由相距几寸的一条条圆圆的“横梁”组成,由左右两方的木条钻洞,把它们嵌进去,底下则有滑轮。当然,横梁是很结实的,有小碗口粗,一拉上,在左边里边项上了,外面谁也无法把它拉开。横梁之间当然是空的,可以通风透气。大热天,只要关上这道趟栊,街巷中的过堂风依旧可以吹进去,保持室内的凉爽与清静。

也就是说,这道门的功能便是起到舒适、通风的作用。舒适者,善莫大焉,当可延年益寿,不为炎暑所困也。

末了,最后一道门,当是厚实的硬木双扇门,其功能不言而喻,门上有吊环,也可能画上个大门神,以强化其功能意义。可以说,这一重门,才起到“门”的作用。

这“三重门”,当对华南文化,尤其是广府文化,作出了出色的演示,吊扇门,精巧细致,讲究的是美;趟栊,通风透气,讲究的是舒适享受——也可称之为善;而硬木双扇大门,严严实实,则是保护安全,这似乎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门。这美、善、真的演示,当是广府人拥有的海洋文明的价值观所在。

我们再来看五邑人的碉楼。

由于在海滨,楼主大都漂洋过海,侨居世界各地,所以碉楼建筑风格又别具一格,由于建成的年代不同,吸取的各国建筑形式也不同,这些民居,当可称之为世界建筑文化的博览会。总的来说,可以“中西合璧”来概括。早期的碉楼,当仍是中国气派的,是传统的中国屋顶,悬山、歇山、硬山、攒尖式的;而后,则有中国近代的样式,是传统建筑与外来形式相结合,或立面为西式,平面则为中式,或坡顶,或平顶,或呈稳健,或有轻挑,等等。

而外来式样,则五彩纷呈。较早有受伊斯兰教寺院影响,有穹顶式,屋顶为圆拱状;也类罗马敞廊的式样,在挑台柱廊中,有拱形与椭圆拱形空间;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大教堂屋顶的式样,也有哥特式,折衷式,巴洛克式,甚至有英国城堡式的。其建筑细部,吸取了不少外来形式,如科林斯柱,如古典拱券,如尖顶窗洞,还有草卷托脚……等等,不一而足,若去五邑地区,上端芬镇,上加拿大村,你会目不遐接,叹为观止。

无疑,西方文化在这些地区影响相当早,也较为深刻,从而建筑样式也杂揉东西不同的风格。象开平立园,“是旅美华侨谢维立以西洋建筑的特点,结合中国园林优美雅致的风格,按照《红楼梦》中的大观园的布局兴建的。”[4]这一说法,可以说极具代表性。看五邑的碉楼等建筑,你可以看到中西建筑一个逐步融合的过程,有的还显生硬,有的则相当娴熟了,有的更灵活多变,不仅在功能上走向“尽善”,而且在欣赏上也在走向“尽美”。当然,这融合过程是必经历过相当痛苦,相当艰难的阶段,时间上也相对漫长。

## 四

客家的土楼,一直到围龙屋,无论是从空中,还是在山顶上鸟瞰,都能给人一种壮观、大气的审美感受。这种壮观与大气,显然是与中原文化一脉相承的,中原文化,可称之为:“有山一般地厚重、挺拔,所谓‘仁者乐山’。历代云‘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也总是义气当先,仁厚为怀,拔剑击筑,气吞山河,这是华夏文化的主轴,是文化当中父执式的形象。”[5]客家民居,有一种宏观的美,大度的美,峻拔的美,令你联想到长城、联想到古都的城墙。作为文化记忆的一次历史性定格,把中国汉唐的宏阔、放达定格下来了,留存至今。

而广府的民居,如西关大屋,由于商业文明的浸润,加上西方文化的影响,几千年来,其审美情趣则与中原拉开了距离。一方面,它相当务实,讲究实用,通风、遮阳、隔热,这与广府人的市俗化、

享乐化是分不开的。但是,广府建筑并没有停留在实用这个层面上,如同“三重门”一样,它也有所超越,上升到审美的高度。但它的美学追求却非大气与壮美,而是精致与优美,尤其是色彩上绚丽多姿,比较细腻,繁而不乱,艳而不俗,在微观或细部上颇见功力。

到了五邑的民居,其审美情趣,则完全是中西合璧的,也就是说,它比广府中心地区民居,在西化上走得相当远了。

因此,无论在生态群落上,还是审美情趣上,从客家民居到广府民居,再到五邑民居,都呈示出相应的落差。这里,由于篇幅所限,尚未涉及到另一个民系——潮汕人的民居,当有机会再予补全。研究这一“落差”,对民居与生活方式的关系,当有更深一层的认识。而尤为重要的是,为今后建筑的创新,如何有更大的美学上的提升,从而极大改善华南的居住质量,提供了一条比较明晰的思路。相信今后美丽、宜人且温馨、亲切的华南新建筑,会很快出现在我们面前。

参考文献:

[1] 转引自沙莲香主编.中国民族性[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2] 司徒尚纪.岭南历史人文地理[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
[3] 夏昌世.通风、隔热、遮阳[J].建筑学报,1957,(2).
[4] 羊城晚报,1999-11-13,C5.
[5] 谭元亨.广府海韵[M].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2001.

# Civilian Residence s Ecological Community in South China and Aesthetic Thought

TAN Yuan-he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South China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40, *China*)

**Abstract:** South China s architecture has formed a unique system among Chinese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It i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its natural environment. The clay building in mountain area, the big house of Xiguan in delta and the watchtower of kaiping by the seaside, all present themselves as ecological comm-ccrities which enable us to know their various aesthetic sentiments. The clay building remains central to the manifestation of plain culture, while Xiguan big house is elegant and realistic. Kaiping Watchtower combines traditional Chinese styles with western ones. The clay buildings are striving for becoming a compact community, Xiguan house is imbued with independent spirit, while watchtower presents the scene of assembling individual with group. Consequently, we could see that South China s architecture system differs greatly in its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humane environment.

**Key Words:** civilian residence in South China; ecological community; aesthetic thought